

寓

林

集

寓林集卷之二十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祭文

祭李相公老師文

嗚呼三代而下稱相品者亾如宋范文素之慎趙清
獻之清杜邾公之儉司馬溫公之誠以爲其人殊尤
絕俗無得而倫而以某輩所事吾師李公則合四公
而爲一人公道以學殖習絲性成孤介特操忠信服
膺不屑不潔其素所盟迨三十餘而領解額四十餘

而冠南宮登金門六十餘而拜相科第祿位幾與王文正商文懿相埒斯亦極一時之寵遇而以前所經歷困頓則亦晚年而就功名藉令吾師委蛇其道和同流俗而廣延結連彙征則亦可以行其意而安其身乃師衣布茹素掃軌杜門貴而亾私澹然書生其所爲實見得是者卽竭股肱之力拮据日夕以酬明主之知而不恤其所不得爲而意所不可者則搖手閉目卽舉世望之朝士爭之而屹然立必不肯強爲任而邀虛聲故其立朝也人或以爲少集思廣

益之懷而師則以居敬行簡之學欲除煩滌垢舉一世而清寧其去國也人或以爲少急流勇退之節而師則以大臣無擅去之義寧淹歲月寧棲逆旅而浮言狂論等之乎野馬埃塵迨其得 旨以去若鳳之

翔若葉之輕篋惟圖書隨有鶴琴而孑然孤存者老臣之典刑然 聖主特達之知尚眷然于求舊識者猶跂望其補袞調傅羹載出而襄天下之治平奈之何國祚元老天殞列星竟從師息我之意騎箕尾而夢兩楹乃聞師歿之日貧無以殮門人故吏稍爲

之歛財以賻而內自閨閭卑自僮僕咸變色堅却謂
母黠我相公生平清白之貞嗚呼哀哉以是徵師之
出處生歿皎然一節而夙昔之疑公負公謫公者空
赧然媿悔之不暇而世亾問識不識咸相與咨嗟嘆
服以爲師之忠清慎儉今之師表古之大臣嗚呼論
如定人歷世而彌真所痛者未及竟師大業
信以不爲不欲之操廉頑立懦垂日月而揭休明
某等辱師三科舉士廿紀于今服官砥行是準是繩
生也相與尊其道若麟鳳之附而喬嶽之登歿也相

與悲其逝若泰山之頽而梁木之傾匪徒痛吾徒之
失模楷而實悼國家之失阿衡有涕可揮無棺是憑
江山千里絮炙莫伸索詞遙奠馭此衷情嗚呼哀哉
尚饗

祭給諫陳公文

公貌魁梧公負靈異俯捨地芥以擬高第乃踵先武
讀中祕書正氣嶽嶽改直禁廬明主三代直道而
行爭臣七人公與爭名孤忠不容匪躬蹇蹇大疏晨
上潮陽夕貶輒賦遂初衡門晝掩鴻飛干霄鷲振彈

指台衡政虛箕尾遂駛寄寶于人取不越宿吁嗟造
物機權難卜憶余戊戌楫公長安比玉德潤斷金氣
寒余辱鍾陵公居鎖閣德音不遐臭味作合迄二十
年或浮或沉人可借齒誰且無心余來豫章公已物
化追惟往緒堪此長夜至人不掛脩短同期公神在
天抑復何悲西州勸新山陽笛遠宿草不哭采蘋匪
腆聊寫素心神其冥鑒尚饗

祭湯若士先生文

嗚呼湯公才高跡削詩能窮人文憎命違昔在文人

才不盡同漢魏代興異曲同工我明作者北地爲雄
七子狎盟時流趨風濡沫拾瀋其波如駛疇無矚目
乃不自施嗚呼湯公大方長笑睥睨千秋自闢堂奧
英靈鬱秀尊古得道大雅擅場好詞絕妙單言霏霏
大言浩浩名流寓宇垂光分照嗚呼哀哉余自孝廉
託君聲氣已令鍾陵得交君臂片語宣心一齋知味
論古之人談天下事高談微言每出人意嗚呼哀哉
余今之來君乃騎箕亦有山水誰則牙期萬事一棺
空名爾爲嗚呼世人歿亦其常造物忌名公名乃當

惟三不朽孰與文章是物最神存而不亾日月經天
壹視彭殤君去而僊予何以傷薦蘋蘩些我饗我將

祭陳封君文

陳大綬乃尊

嗚呼時之季矣孰爲羽儀翁有高軌夏敦商彝先王
之道幼而學之振藻舒翰其光陸離既升于鄉揚跡
鳧縣百里之間褰帷露冕恩斯勤斯澤其滿衍曰父
母且道斯無遠翁則何慕鳳矯鴻飛製彼荷芰扈之
江籬其未竟者子迺裘箕式顧爾後將輝厥施厥施
伊何翁實有子淵寶嶽靈誕鍾于此目睨千秋孰堅

其壘試之牛刀郎署容與已乃視學于浙東西明鏡
之照勿以屢疲瑤琨篠蕩擷之靡遑閣無尺刺孰干
以私時翁屐豐無車上儻南山之陂漢陰之圃優哉
游哉不踰跬武顧子令名予鼓予舞以就翁養令子
以歸歸拜翁堂其橐枵如爲廉吏父翁斯色怡狎彼
離離日惟萊衣嗚乎僉謂翁祉亦孔之固胡老成人
澆其朝露太丘之里室洩巷哭彼何人斯泰山梁木
某于令子鞭弭中原漸而爲芷蘭槐之根司衡大邦
庶母彼昏其則不遠微猷是尊以翁訃來宛其逝矣

長些大招曷維其已荔丹蕉黃實之筵几乘雲之騷
尚其來止

祭衡洲張公文

嗚呼哀哉武林望族簪纓鴈行惟我張公玉質金相
里標嘉樹鋒淬干將髻年入鬢令譽孔揚鮮肥舊習
馳驅競駿惟公恬然率彼真性跌蕩詞林勤宣義問
誦詩讀書論交選勝睥睨時人沉吟大雅二三名流
乃相上下才高體羸與時浸假捧檄爲親授倅婁江
治平第一撫字無雙清辭膏潤仁御家邦公庭鶴影

道路口碑相國屈指給諫奉規匡時小展抱道似違
人望方殷吾黨思歸彈冠可掛拂衣長往季膺高標
彭澤逸響萬石躬行林宗弘獎去九州牧作西湖長
烟水之間婆娑二白蘭舟筍輿摩弄日月竹林優游
孤山峻絕嗚呼哀哉公自晚歲始舉寧馨憶予過視
汗血空羣公休協卜右軍坦腹自是綢繆與公往復
日飲醇醪彌親芳躅謂公靜妙百年長生名駒在塵
千里橫行胡天不弔喪我老成大雅茲絕黃鍾無聲
嗚呼哀哉啓手翛然公入無疵有子翺然公爲不灰

噫予焉依高山仰止公樂日終我悲伊始陳些薦觴
神兮來只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木仲文

王太史木仲先生以庚 月 日長辭人間武林友
人黃某乍聞驚怛疑謂不然再訊之則木仲真逝矣
某越在千里素車無從悲傷肺腑宿草欲淚於是以
辛亥二月望日瀉憂傷之辭託絮灸之諛爲文以弔
之曰嗚呼哀哉人生幾何交情可指有邈而攜有隔
而遙憶昔丁未論文於子執手匪熱披心可委淋漓

詩酒跌宕文史摩詰清聲輔弱妙理嚶嚶千秋末流
斯恥子才不逮子許同是謂子如是其亦可矣知子
不盡乃得遠之謂子淺賞僮以文詞咄咄王郎宇宙
男兒夷吾謀國景略匡時寄懷藻翰放形酒卮中所
獨喻人莫之知詞吾三人弱篤情好無奇不調有微
必造感慨同憂瑕瑜互討子謂遠之建明必蚤子才
傑出鼎鉉在抱惟予折翮出爲小草肆曰小草遊心
皓皓斷金臭蘭日月可老曾是須臾而子不保嗚呼
哀哉自予往寒棲遲西湖遠之適來持芥三吳子有

夙約此興不孤兩峰六橋詩朋酒徒想子之來僊侶
蓬壺車音寥寥忽云其徂嗚呼哀哉憶子貽書客歲
午月樞時慨懷念我鬱勃曰清議明如日月揭進共
匡扶退可揚屹惟升若沉若倏與忽其言伊邇其人
已歿嗚呼哀哉淵深博大子才則豐魁梧瑰偉子神
則充手能浴日氣可貫虹日新其德層素無窮造物
忌之大業罔終貴而不長壽僅及中嗚呼哀哉秦岱
摧峰泗水咽流歲在龍蛇厄此好脩云亾匪瘡邦家
之憂何人王喬何人伊周太空點雲大地浮漚子形

自往子神自留奪子一瞬還子千秋惟子有懷誰適
與謀吾髮種種我心悠悠詎羶富貴而逐馬牛詎釋
萬古而樂蟬蛸用行舍藏在我何求抱此幽賞問諸
丹丘子靈有知其謂然不嗚呼哀哉尚饗

祭臨安廣文李伯遠文

廣文先生伯遠李大兄卒於臨安之官邸七月廿有
三日巳卯眷社弟黃汝亨束芻絮酒過長水爲文以
哭之曰嗟乎伯遠如此而止耶夫世之庸才而富貴
涼德而老壽無疾而晉丘者亦多可幾幸嗟乎伯遠

胸藏萬古而不足以博一第氣橫六合而不足以極一官嘯詠嵇阮肝膽原嘗而不能逸樂其身終老其日月而以四十年名孝廉爲病爲憤堙鬱淪落於冷官之氈天道謂何而令伯遠如此止耶豈其登壇詞賦當世所尊足以塵土富貴乎豈其薄雲俠氣與古爲徒足以倏忽老壽乎豈其超然曠襟善病非病而高枕天目之山歿於二三子之手足以夢幻歿生泡影妻子而談經講德之席未嘗不得正而斃乎如是而謂伯遠歿可也謂伯遠不歿亦可也歿未半月前

嘗與余登高峰盤游十八澗觴詠石屋而序吾之三
洞游紀其才未嘗盡而興未訕然止也半年前曾作
退士傳貽余爲招隱投老之計且將追箕顛而躡卞
務胡爲其不果而竟如此止也喬嶽摧而長流涸虹
霓歛而干莫埋嗟乎伯遠豈不悲哉然而伯遠有子
足以抗家聲讀遺書有知交兄弟足爲伯遠傳頌其
詩文誄其生平伯遠之一夕無損於伯遠之千古伯
遠卽乘雲帝鄉而脩文地下未嘗不樂也子又何悲
乎尚饗

祭劉幼安先生文

少宗伯劉公幼安先生。今壬子六月登車副主上
嚮用及邳州疾作。以七月二十有七日長辭人世。越
八月望三日還舟白門。士大夫聞之。亾不拊心雪涕。
爲天下慟者。武林小友黃汝亨以南南司空郎赴官會
先生靈旆。至感嘆嗚咽。不自已。乃束芻醑酒。憑棺而
哭之。曰。嗚呼哀哉。天乎有知乎。無知乎。而奪先生如
此其速也。昔人憂疹痺而嗟云。亾傷頽壞而悲。安仰
疑其憂之太蚤而傷之太甚。以今觀於先生。豈不然。

哉汝亨憶在癸巳獲交先生於靈鷲山居也披襟宣
懷論文析義決旬不倦先生有耿耿難犯之色而灑
然不屑之韻望而知其負伊呂之器也已令鍾陵先
生時家居奉母相去一舍餘聞問無寒暑之間逮於
今二十年所一日也以汝亨所親見先生潔身行孝
則模楷曾閱弘道範世則淵源周程摘詞正體則議
擬殿韓元禮風裁而不爲激有道師表而不爲名賈
詎憂憤而不爲傷未嘗一日去天下於懷未嘗一日
遷其身而急天下徘徊躊躇於進退之間 聖主倚

之海內望之而先生之澹泊凝重自若也嗚呼哀哉
天乎奈何奪先生如此其速也方今王事艱難謂先
生出且任之物議紛紜謂先生出且定之人材殘落
老成奄忽謂先生出且與二三君子豐殖而榮華之
天乎奈何併先生而奪之也方先生官大司成時行
年五十汝亨屏居北山之北作知命篇以貽之舉昔
者子輿氏浩然之氣與世俗所負英氣客氣以觀先
生而先生藹如以納予言知先生之湛深於哀者未
有涯而所以受天下者若大海沃而霖雨注也奈何

奪先生如此其速也先生居嘗稱述鄧文潔公與鄒爾瞻先生三公莫逆負當世鉅望俱爲海內所急文潔蚤世矣所望爾瞻先生與先生耳嗚呼哀哉奈何復辭爾瞻以去而從文潔地下也不晦者心不朽者品夫歿亦何足以亾先生顧天亦何忍乎不一存先生而爲天下耶嗚呼哀哉消息之端吉凶之故可哀而不可知可知而不可言於先生一身乎無涉而所以哭先生者則以先生也嗚呼哀哉先生公子在遠未聞三五僮僕孤舟一棺淒風來而江濤咽白日黯

而愁雲征生未竟傅巖之業而歿卽爲箕尾之遊人
非木石追素車而亾從招英魂而不返昔人云亾之
痛猶未足以寫其慘烈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門人方美徵文

維萬曆四十一年歲次癸丑九月壬戌廿有二日丁
丑南京工部尚書郎通家友人黃汝亨率四方同學
之士胡如川余士忠唐時等廿有餘人合市雞酒香
帛祖方子美徵於途而告之曰嗚呼吾去年教授西
湖汝始來學已吾糊口南曹汝又來從吾遊今年春

汝朋益集始議爲壇以課所業汝聞言欣欣凡三赴
汝時已病作操管片時率兩頰赤熱欲嘔吾勸汝且
勿亟後數日來見吾察汝顏色益不腴窺汝志意益
不樂蓋汝徒以病不能文爲鬱鬱不知此適深汝之
病而速汝之歿也嗚呼悲哉吾自初秋偶得痺疾脰
脹寒熱中間水漿不入口者十餘日家人甚恐從遊
之徒咸懼吾自謂不復再登壇觀汝曹筆戰又念汝
病日甚或先汝而往或偕汝而行俱不可知孰料吾
既康好今日書此文以痛汝也吾病後謝人事未遑

賓客汝歿二日乃知之痛惋欲走哭腰軟不任肩輿
亟遣汝友馬生元調奔問臨絕時何語棺斂具美何
如及兒女幾人歸報父兄何人何日歸葬馬生歸復
我慘澹欲涕吾不忍問生言汝無子吾益痛戒生且
勿語其他嗚呼汝以小試坎壈失意意在恢弘凌雲
之業冒病從師感忿奮發不量力以歿汝不遵我志
不如是猛歿不如是速也然則汝以好學歿吾能忘
汝耶吾能不爲汝後嗣計耶聞汝妻賢且哀誓守汝
喪終身吾當移書汝父及汝兄擇猶子族子空立者

承汝業奉汝祭葬時可遣奴告我當銘汝墓使後世
知嗚呼以吾一日之長慄慄乃爾况汝父及汝兄及
汝族汝姻其痛汝憶汝爲汝妻子謀又空何如也嗚
呼草木蚤榮者先謝汝秀美而文十五爲諸生二十
三而歿榮之蚤也悲哉嗚呼吾此文寫二通焚其一
以告汝一寫素軸懸汝寢以示汝嗣子於他日吾雖
奔走一官東西南北不可定決不以汝歿無子而忘
一時共事之情也嗚呼尚饗

祭太學吳淳之文

維君先子與予碩交論文過從將翔將翺抱君置地
笑言陶陶予曰是兒蘭芬桂芳漆髮畫眉洵美且揚
駒生汗血行其有疆胡天不慈遽奪君父哀哀孺子
勉承門祚已遊辟雍受書掌故示之帖括君獨不喜
教以文史君曰可矣如有年令問四起胡天不慈
不登其年踰弱及壯驟隕以顛聞之驚咤我淚漣漣
嗚呼哀哉君容白皙朱丹其唇怡然父執吐辭恂恂
君性伊何儉恭溫文是宜遐福凶短奚因嗚呼哀哉
自君之亾我惟其故湛深之思傷子太素維虺與蜴

尤吾所惡君非金石堪此交靈嗚呼哀哉子起南曹
君期曳裾屢聞就道又屬躊躕自春徂秋望望行車
不見君子反得訃書嗚呼哀哉如君短折如何不憐
既子思之君歿猶賢今年吾徒歿者二焉一歛之方
一安福顏四年以少遺妻孥負笈而來載櫬而還
君男五人豈無騰騫因君念彼我悲綿綿嗚呼哀哉
君父第昆視君猶子昔葬君父我仕江涘狀其生平
隕涕而已今君云亾我又千里飯含賵襚恨不撫視
傷哉此心匪筆能矢酌酒陳辭嗚呼已矣尚饗

祭王二固侍御文

嗚呼哀哉官曰御史人歸準繩曲從而直清待以澄
苟非其人則何以稱惟我王子純鋼百煉天挺人英
眉峰目電磊磊赤心稜稜鐵面兩令蠟邑慈母神君
口碑積載譽命以聞法冠南臺嶽立人群 朝廷之

上大江而下佞指屈軼豪避驄馬山不藿采虎不狐
假直道而行人無犯者嗚呼哀哉抱道則直逢時則
難玄黃其血風波翻瀾含沙影射斷金心寒 主聖
天高展也長嘆惟我王子中立不倚借劍解衣信心

定是于衷漠然禍福畀其清則水其直如矢嗚呼
哀哉民呼閻老國號蓋臣孝肅清獻合爲一人天作
社稷空畱此身長算短馭生也不辰嗚呼哀哉長淮
涸流鍾山截嶠隆棟忽撓寶刀頓缺行路悲號謫士
心折嗚呼哀哉人疇無生生媿此日亦孰無歿歿殤
此質惟我王子坎凶覆吉不晦丹心不朽霜筆旣以
垂名况復有子長者鳳毛孩亦麟趾其後必昌歿而
不歿某等諛屬聲氣藉同弟昆撫膺國事促膝細論
驥附鳳騫王路寧屯云何一往問天無門受爵一杯

告于九原寫我哀悰招子貞魂尚饗

祭吏部員外郎賀伯闇文

吏部員外郎賀伯闇氏以八月 日訃聞武林友人
責汝亭值兒病遲哭臨之期越九月廿有 日乃束
芻絮酒爲文以哀之曰嗟乎天于伯闇何其若予之
而又若斬之也抗而予之高名而因以得謗顯而予
之清秩而因以得貧浮沉焉以予之年而不令之耄
耄遲暮焉以予之子而不令之俟其少壯此皆天之
不可問者也余自弱冠與伯闇交三十年餘矣伯闇

爲諸生時已稱尊宿逾壯而第進士凡世所稱孝六
節義文章藻翰風流慷慨之事有一不歸伯闓而俗
聞有一不嚶嚶自喜者乎伯闓動師仲淹以天下爲
已任里立清議朝嚴正色而流俗不相能亦有論諭
訛訛以傷之者清平一疏至今爲招而卒不能損伯
闓之毫髮然韓子所謂德脩而謫興伯闓不免也往
伯闓館穀索伯金隨手立散迨官大行晉爲吏部郎
所適惟山水所憂惟國事所操持惟人倫而家產不
問今垂沒而四壁蕭如也不可謂不貧也伯闓甫見

用復絀而歸志業未遂今上方徵名頌田間匡弼
光明之世而伯闇又冉冉病至且及矣凡敬愛伯闇
者莫不願伯闇有後亦能必伯闇有後而兩年來連
舉二子海內之聞者莫不狂喜然而大者在抱小者
尚嬰何不稍延伯闇之年而俟之壯也予所謂天之
不可問者也嗟乎伯闇能不悲哉頃五月余從白下
歸訪伯闇伯闇方臥病寢召余入余憂其顏色枯槁
方戲之損父以益子而何意其遂奄忽至此也嗟天
乎然伯闇病中對余色然喜懷抱妹自勝歡然強醉

余以酒日嗟貞父吾左手抱二子右手持吾所著集
吾子英英勝乃翁吾筆尚汨汨乎其方來吾千秋百
歲在是矣余聞是言亦爲伯闇浮大白醉而別也豈
意其遂爲長別也乎能不悲哉雖然世之爲高官達
卿不能吐一辭建一節悠悠忽忽以老壽終若落葉
腐草無關于世或白首富貴而竟同伯道無兒之嘆
伯闇視此何如也天下已知有伯闇又知伯闇之有
子伯闇不亾矣則又何悲乎尚饗

祭汪封君年伯文

嗚呼天不憖遺翁化歸真鄉餘舊澤里失典刑惟翁
敦龐元氣磅礴德機恒柱大樸未琢不爲城府豁然
脫略跡蟠猶龍形癯類鶴天性孝友彛倫孔樂母昔
病瘞股肉爲藥儒業未竟計然有策以儉起家以豐
樹德歛溢施後以啓赫奕翁有伉儷俱逾大耋嬰鏢
健舉眉如松雪五官明爽丹顏潤悅翁有伯子郡綬
焜煌寇恂河內汲黯淮陽露冕行春 聖世循良翁
有中子白簡南牀弗茹於柔弗吐於剛避馬桓典埋
輪張綱服翁之教翁食其報惠綬寵光綸音紫誥意

淡榮峻願志林丘與馬倪素僕從簡脩雙柑斗酒
鳥淹畱童稚習狎氓叟勸酬無懷之世萃胥之遊胡
不百齡於此而休顯融令終故老風流鄰杵歌春閭
哀巷哭騷悲奏步詩傷莫贖吾黨夙昔詰嗣周旋或
深於契或籍於年同列明禋陳詞敷虔禱理不昧庶
格幽玄尚饗

祭顏君慶文

嗟乎君慶如是而已矣予與君慶交自辛巳三十年
餘矣始予兩人者俱英英少年也君慶如新發之礪

橫行之駿志高而氣揚已而厄風雲之會蘊珠玉之
藏乃從予論交于璉溪之茅子慈水之劉子相期許
以意氣而切靡其文章卒之力田無年抱璞未彰旣
偃蹇于世路復哀毀于高堂予三人幸相繼以奮飛
而君愛乃戢千仞之羽而甘三刖之傷予時過存君
愛相慨以慷則君愛自言已得術于軒岐而降心于
西方有佛一座有經一牀予固不意君愛之能蠟脫
塵世而皈依法王今年之夏訪予西湖聽其喘息病
在心肺猶以未了之願託之嗣子而觀戰勝于文場

奈之何命不與願起年不與心長竟抱病以歸接引
之淨土而弗獲自茲以長桑聞其預知六日脩然跌
坐則固知直心之入道而神理之未亾予生而縉帶
歿未臨喪岐路邈焉江山幽期隔于范張乃束生芻
乃羹瓣香寄子二子瀝予哀腸尚饜一

祭錢吏部文

吏部驗封司員外郎心卓錢長公以乙卯季冬望日
捐館舍年家同社弟黃汝亨服官南儀馮棺無從乃
越丙辰春二月望日謹祭酒束芻爲文以弔之曰嗚

呼哀哉直道堙鬱爲國者病噫我錢公邁天未定惟
公之生鍾秀標勝炯目豐頤金相玉映昌基融祉毓
爽籍慶鄉黨月旦儒林士行言笑自愛喜愠不形如
金在范如土在型文爲國華器爲國琛高擢巍科繼
典銓衡題才冰鑑羣品汰澄矯矯嶽立銳意孤貞怒
觸貂璫直迂權黨萌孽遂深萋菲日長一時名賢同
日見放拂衣朝端削跡閭巷僉壬舒眉人倫失望嗚
呼哀哉人爲不怡公獨凝然棲雲林表羅雀門前覲
友罕面悠悠十年無往不復有美同研向之黜者時

亦翻躔重升霄漢鳳翥鸞騫惟公屢薦尚抱雲眠煙
霞疾痼膏盲綿延齋志以歿埋照虞淵嗚呼哀哉福
善何憑司命是寄伯道無兒猶子克類撫琴悲人仲
也涕泗推甘析居季也是昇奄忽時名寥落人瑞胡
德而榮胡殃而瘁嗚呼哀哉公所棄者太虛浮雲公
所存者河嶽星辰幽則疑鬼明還爲人嗚呼哀哉某
也得友同社同庚亦附仲籍頡頑蜚聲屈指吾鄉公
實人英進附鴻業退狎鷗盟胡天不弔乘雲孤征國
嗟矜瘁人失嚶鳴言莫椒漿言寫衷情公兮歆只歆

也猶生尚饗

祭姚元素太僕暨高孺人文

嗚呼哀哉家思賢媛國倚貞臣以德耦德世罕其倫
以予稔知公與孺人公承家學清白之餘負雋攻苦
誦詩讀書生養歿葬心殫力劬脫簪解珥孺人拮据
已公登朝簪筆中祕敷歷瑣闥亦踰廿禩豈無俸
入不償廉費孺人承之蕭然中饋公奏諫書案百千
篇片言定國直聲回天眷案相對每爲慨然聽鑰視
星孺人儼焉帝鑒公忠奏績晉卿名高衆忌去國

身輕著述爲業泉石與盟酒尊遊屐所在怡情詎惟
公達孺人有成琴瑟旣和言廣其嗣俾室有五公也
樂只翩翩鳳毛振振麟趾孺人撫之衆子如子嗚呼
哀哉公實仗義孺人行慈不問生產而好德施何以
爲家一清是貽蓋棺論定鄉國共知嗚呼哀哉如公
夫婦末俗寡儔以茲一德固空千秋天不憖遺相繼
彌畱騎箕驟鸞年甫一週嗚呼哀哉古來不朽公庶
兼三邦之媛淑孺人允堪人亦有言百年難保偕老
偕藏哀榮以道某附臭味申以婚姻幽明岐路生歎

愴神我酒既清我穀既潔陳辭賦些于以爲別靈其
來歆予心如結嗚呼哀哉尚饗

祭焦弱侯先生文

萬曆己未冬十一月前翰林院脩撰弱侯焦先生捐
館舍通家小友武林黃某聞訃泣下廢寢臥累日夕
以哭亾兒故愁病廢禮絮酒未遑明年秋七月旣望
乃獲具辦香束帛爲文以哭之曰嗟乎痛哉先生往
矣某遂不得從先生游耶某自弱冠爲諸生受知於
少司寇韞庵吳公吳公與先生同里同學津津稱先

生不輟口某嚮往之而不得當也及先生以巳丑臚
唱第一人於是讀先生制策以爲今之韓子歐陽子
其人恨不卽見也後某以戊戌登第爲少宗伯疑字
范公所識拔與先生後先同門會先生去京師益慕
說之終無由一望見也又浮沉十餘年而某爲南曹
郎始得登先生之堂聆緒論如平生歡先生亦喜予
諒直可與言命其子潤生執北面禮自是屐齒酒杯
時相從于青溪幕府間嘯詠不輟而乃窺先生之深
也嘗論先生之學湛深性命澄徹今古無物不函有

扣斯應猶之乎廣淵先生之氣靜方動剛可不可然
不然確乎其不可拔猶之乎喬嶽其文本原六經錯
綜三史法韓柳而剗其奇達曾王而削其蔓詩則陶
韋爲質王孟爲神非若世之文人滂于道術而雕繪
穿蠹闖捷誇多以賣聲名于天下爲也嗟乎令先生
久於朝當槐鼎之任啓沃左右經營太平天下且覩
伊傅之烈卽不然而坐講幄備顧問領袖羣材拙揚
金匱編摩一代之典章上繼千秋之絕業令天下見
南董之直而瞻遷固之雄先生亦何負于世哉而古

道高風與世杳鑿使軋者憚而妬者嫉于是乎先生
之身不能安朝廷而且從香山洛社以老矣然先生
憂國憫人時切于懷而未嘗以名位淹抑之故嘆老
嗟窮之意少見于詩文居恒倡道正學以造就天下
之人天下人無間識不識被先生容接如登龍門而
官畱都者自六官以下有大議大疑無不俯躬而奉
教焉先生之名位卽不達而道固未嘗不行也先生
亦何恨於世哉夫世之憚且妬者阻先生作宰相耳
此天未欲平治天下也於先生何損古之聖賢人何

必伊傳始與天壤無敵哉先生素無疾強飯每與予對食脫粟或數盂面奕奕有光似未衰昔行年八士大夫方歌頌爲壽夜啣杯而曉聞易簣灑然於終始去來之際何其順化也然則先生之神理昭星辰時河嶽彼百年瞬息三公朝露何足以悲先生而寄故人之憑弔而某之泫然以泣不能無慟而復寫之以文者亦念夫老成彫謝名公偉人如先生者當世未易見而予他日或追尋舊遊策蹇青溪幕府之間欲復如數年前從先生後而嘯且詠者之不可得也

嗟乎已矣又何言哉魂而有知鑒予遐心尚饗

祭楚雄太守孫見玄文

嗚呼余與公初僅名相慕耳壬子同官南工曹而習
公始深因以余少女字公少子冀皓晉尋盟烟水而
公竟不起耶歲丁巳余別公去督學西江已未以齋
奉歸適公遷楚雄守來見別而余尋請告里居也滇
吳不遠萬餘里聞問缺然意公南還時可數聚晉而
泰之仲遠得公訃音也信耶夢耶公竟不起耶吁嗟
乎哀哉公家世儒林幼而嗜學工制舉文字試輒占

諸生高等壬午薦于鄉莫不稱公之才可芥拾一第
乃七上公車報罷辛丑抑而就選人格也官麗水稱
小師已擢官南雍稱大師正巳帥士士僉曰人師人
莫不稱公之材與品兩高而用未見也亾何遷南司
空曹隨擢都水郎凡興作開濬諸職業蚤夜匪懈大
司空倚如左右手而禠躬矍然如水魏遺常例一切
不淄人又莫不稱公之才而介且勞苦功高稍稍用
矣而未竟也其赴楚雄也單車上道與寒素不殊到
郡卽以清白自矢不滿期而百廢具作廉惠之聲徹

于滇南人又莫不稱公良二千石其膺顯擢而弘福
澤用且可竟也長至之辰事畢放衙方命更衣進午
食而忽仆於痰矣上下官司及郡父老子弟莫不號
嘆悲思之吁嗟乎哀哉公精氣方王而年未古稀寤
幹自勵而用未大展仕宦廿餘年而僥晦不給饗餐
舊宅不蔽風雨天道焉可知哉抑語有之不于其身
于其後人公砥行服官則既無媿于其身矣而有五
丈夫子咸能紹箕裘之業或蜚聲茂材最少者于甥
性頗慧點筆成章則昌公之世而竟公用者不可謂

無人公卽不起其何憾焉所痛者締好百年遂成永
別招魂萬里握手何從旣炙我雞旣絮我酒賦些陳
哀靈其鑒否吁嗟乎哀哉尚饗

祭姚元素文

嗟乎子與元素生同里弱冠並遊于庠及壯並舉于
鄉已而深道義之契托婚姻之好屈指三十年所矣
而兄竟棄子去耶嗟乎元素當今之世論交難論人
尤難如元素者世幾何人而堪作此長逝也自元素
逝世所共悼惜者以爲如兄文章博古識時標事根

理宐荷絲綸鼎鼐之重而乃置青藜握白簡則負兄
之文如兄經濟則十五年之在諫垣知無不言而定
國是靖東夷鋤稅璫之橫釋小民之憾朝野拭目相
期公輔而乃出回卿于畱都則負兄之功如兄忠直
知有國計不知有私交知有民憂不知有權門寧以
其身排衆鬻櫻群象而宵人不利指以爲黨則負兄
之節通籍三十年勢可以廣田宅大園囿以娛其身
而其歸也乃生無以贍妻子沒無以具棺殮則負兄
之廉用不究澤官不酬功宐享永生樂百歲而乃壽

不及古稀則負兄之年而予謂不然夫文章在天壤
學術在人心不以嚙齟絀不以臺閣顯故賈生董子
不能一日安其身于論思之列而譽流今古汲長孺
陸敬輿扼腕時籌披肝英主雖終不免乎放廢而忠
臣社稷之功則千載不磨至于朋黨之目邪正交譏
元祐之碑適足以資達者之一笑耳若夫身沒之日
不使家有餘財以負 陛下此元素素絲之節自矢
自勵所謂求仁得仁又何怨者而更誰尤乎嗟乎元
素古稱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長生久視不與也

然見元素之乘白雲而歸所稱不朽者是耶非耶五
又何悲乎所可悲者兄歸矣而予且爲小草今予以
違時且入山林老矣而兄復長逝發言莫賞嘯侶無
徒誰與同樂誰與同憂誰與盤桓山水而笑傲詩酒
也能不悲哉酌兄以酒訴予之懷兄其鑒予耶而終
棄予去也

祭吳安節先生文

天啓元年 月 日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

安節吳先生卒於里第次年壬戌二月癸卯朔越十

六日壬午武林門下士黃汝亨肅具瓣香束帛之儀
爲文哭之曰嗚呼哀哉人生有情感恩服義况義莫
重於師弟感莫深於知己如某於吾師者可勝痛哉
夫世俗之師退處則以章句相授榮進則以名位相
援乃學問之有周程文章之有歐蘇斯之篤契千百
人無一二焉某何以得此于師而歷廿餘年一日也
師昔持斧西江某受事爲令亾論奉職展志而徵言
狂論如投針芥遇以國士目以真儒諸賢者所不能
得也巳而被徵名入長安浮言忽起晉如而摧悠

悠之口未能盡喻而師獨照肝膽于形骸之外咨嗟
嘆息若其身誦也。亾何某起南曹轉督學時師以納
言歸憇貽書相勉謂明道覺人在宮牆之內若其身
遇也師年七十時蕪辭爲壽從心獻規欣然有當不
以爲迂客春三月師以六齋臨我西湖某適歸里杖
策從之山蔬泉茗載趨載嬉玄言霏屑竟日亾倦某
且謂師 冲主側席元老恐不能堅東山之臥而師
笑謂某且過我陽羨作善權玉女之遊入名山託一
段佳話也嗚呼哀哉別幾何時而師忽騎箕以僊耶

廿餘年以來披心加膝文章問學之契庶幾古人而
今可復得耶生不問疾沒不築塲安做安仰椎心裂
腸聞訃之日卽欲絮孺子之酒放西州之慟而巖扉
理疾出門多艱蹉跎至今僅托片楮械哀詞而瀉涕
淚其實負師也歿生大矣知己謂何能不痛哉若夫
師之學術悟脩交詣而不競辨於朱陸師之立朝正
直忠厚而不構隙於洛蜀儒吏可傳名卿可紀爲世
作儀爲道立鵠令子嶽立於名流聞孫蔚起於簪紱
此則不朽之盛事無涯之大年海內士大夫能言之

師固可以愜辭明而遊逍遙無庸某涕淚爲也夫某也亦哭吾私而已矣師其鑒之尚饗

祭劉伯母文

嗟傷哉母乎汝亨兄事抑之十季于茲稔知母貧而賢勞與吾母同汝亨實負大僇於吾母而私心幸母存也汝亨凡兩渡江而謁母母實充然而豐願繼而以鄖溪先生之逝色稍癯而意似以抑之成進士將少忍須臾以及其榮施而不遽爲鄖溪先生毀也抑之於是乎有毘陵之役縮衰經資館穀養母今年八

月抑之從毘陵歸而釋禪則以書報汝亨曰母偶不
快得醫者一匕竟無恙將以是月奉母北沾一日祿
養汝亨亦爲色沾沾動預誠汝亨婦圖所以迎母來
者嗟傷哉母乎如之何竟奄然逝也其夢耶真耶謂
母而無天胡然而有母之貧而賢勞能有其子抑之
才而成進士名也謂母而有天胡然而令拊之纍然
衰經者一斬於鄆溪先生隨斬於母不及以一日祿
養而抱窮慘無已也嗟傷哉母歸矣見其子才而成
名矣季且七十矣汝亨何以爲母也泣鼻不云乎樹

欲靜而風不息則何以慰爲人子者也雖然母亦有恨焉抑之卽才而成進士名實未加于上下且不及見有孫也汝亨所爲慰母于九京之下者庶幾解勉抑之俯情而就禮以無毀母之遺用大有聲施於王家竟鄮溪先生不遂之業母或者其翩然而來歆哉乎願汝亨亦安得如曩者之渡江而瞻母之充然豐願也嗟傷哉尚饗

祭金壇周裕齋先生文

茂實翁

悲乎某竟不獲拜翁堂下耶某無狀方未識令子茂

實時第以令子一閑雅才藻之士已從仲堅知令子
慍慍而爽愷有國士風壬辰之役獲奉鞭弭周旋而
乃驩然辱弟兄之好出肺肝披襟期相嚮則某于翁
猶子行也往以敝裘趣而歸典謁之不通缺然于叔
父之敬冀以異日乙未先君子不祿則某幽憂于廬
而令子軒然登車策金馬門矣然私心悲先君子不
祿而翁衍衍在也悲乎乃竟不獲拜翁堂下耶蓋聞
之令子翁倣儻恢奇豪長者談不輟于手琴瑟不輟
于御酒人俠客不輟于座且茂實通朝簪而仲子茂

才登賢書則顯融昌熾無窮期意翁且醉拍浮丘漢
崖其人而仰天烏烏歌千秋百歲未央也而竟已焉
哉今子縮墨綬下語溪時某握手問堂上無恙則攢
眉母夫人善病而願解爲言老父幸甚神王彈琴飲
酒豪喜談如初不謂翁竟奄然逝也悲乎抑某有說
焉翁豪長者多胎曠之觀家金沙去長江不遠登金
焦而覽其流逝者如斯古之英雄富貴而有至今在
者乎且未必有子而翁有子翁之明德厚積將垂不
朽而薄無窮人生何必百年也嗟乎乃今子之悲與

某之生不得將敬而歿不得致哀而長恨者則何已哉某今再上公車旣痛去先君子泉下而復嘆息涕淚望翁于冥漠之表生芻雖薄聊比于澗谿沼沚之羞翁弗以爲之子疎逃下士文而不情也者而吐之尚饗

祭顧母田太夫人文

嗚呼維靈徽音允穆坤厚以凝德備端穎體含靜貞誕自右族適於名門禮嫺內則詩踐恭溫上自翁姑暨于王舅兢兢婦道歲月其久穆妻文母靡所弗育

夫人舉安靜言無負于時當室善事良難我哉高門
賓客游觀主豈不文而風實素若爲佐之化茶爲甘
誰鋪酒漿脫簪與珥旣承冰操復匡疊恥豈惟內修
而外亦理如斯壺政足光彤史矧從觀察筦鑰是司
兩川百粵萬里馳驅羔羊是勗無愧簡書觀察曰歸
營我菟裘淑人勉旃慎母優游舍爾遁心紆爾壯猷
旣平紅燬再撫緬首若是膚功淑人內贊勳事振民
千秋表見樹業方隆而身遽變荒荒溟雲淑人視欽
以踊以襄動罔不善嗚呼懿哉儔能一生五襄大事

歿者以寧存者無疵素業清風在遐自邇病不勝勞
歸兮弗起家失閭儀人懷仰止嗚呼脩齡非促貽範
已高長公懷器爲時清察振振諸孫采采鳳毛前徽
未歇嗣音孔遙某侍觀察飮聆風旨青霞鍾陵言猶
在耳幸締葭苒爰襲芳芷而我子室淑人之孫素質
不愆矩誨風承觀水之源欽慈悼仁日月不淹靈輻
遂舉我誌我銘匪文是組片石千秋惟靈自樹玄酒
在陳載薦庶俎靈其來歆貽余悲緒嗚呼尚饗

祭給諫孫鵬初文

嗚呼先生蔚爲名傑張楚翹材砥波勁節神龍屈伸
浮雲幻閱見大神間旣明且哲夙負穎異道學不貴
胸吞雲夢氣貫虹霓雕龍摘藻大噪鼓旗羽豐翮健
高翥遐馳通籍金闈翔輝玉署相業攸儲國華丕著
委蛇八磚瞻依六御嘉猷嘉謀不吐丕茹 帝資直
諫擢陟掖垣瑞稱鳴鳳望肅班鵠補天浴日固本盤
根藜藿誰采屈軼載繁時值多艱政府任臆先生騫
騫寧逃目側同列空曹孤忠去國野水橫舟浩然自
得閒居旣賦白雪可歌天地萬物于我如何興來睥

睨晷暇編摩名山石室千秋不磨未竟厥施克昌厥
後神駒蹀躞影纓振繡俎豆甲兵南樞績懋世澤家
禎彌恢肯構先生有子 聖主有臣行藏順適德業
嶙峋銓衡求舊霖雨待新獨甘遠志永戀鱸尊豈曰
遺榮實誰能達朋擬罔陵機常解脫云胡溘焉爲造
物奪餘慶遠畱遺草猶活某締交令嗣臭味芷蘭先
生仰止如羽宗鸞聞訃悲楚莫備素冠味詞致奠靈
式鑒觀尚饗

祭督府叅軍高雋虞文

嗚呼公狀貌魁梧志氣伉爽少而讀書脩文稍長而
立身脩行望其人知爲天下瑰瑋之器也廉其行知
必爲天下富貴福澤之人其能爲文端公後而奮於
勲名稱中翰公孫而振其衰葉無疑也然而位不過
督府參軍年不過三十有四豈天賦畀人其厚薄不
在情貌而人之夭折長永與其惇倫砥行之大節不
相關耶且無病而逝不及言而瞑何其子之太畜而
奪之太速也吾輩嘗謂公體豐而血不華宇端而氣
不充人或謂公具剛成斲肥之福有步兵名飲之僻

而快荆高擊筑之樂豈天人之間均有相厄者耶然
公之事母姚夫人朝夕爲竭奉養疾病爲致醫藥至
傾家廢業而不之惜其俛首一官以報母至隕涕泣
血奏母之慈節於朝而錫之旌承文端公不絕如
綫之緒而世其家法雅有令問也則公之爲孝子也
文孫也有不藉華臚而榮不託長年而永者公又何
憾乎中輩辱公梓里親戚公之推分於中輩者不淺
痛公之不可作而且哭公而且解公儻於公之生平
默有契也公其笑而歆之尚饗

祭陸西園文

嗚呼九畹之圃三株之林厥秀唯馥厥產唯琛公享
舊德璞玉渾金寶不可名美亦無度防滿以虛緝萃
爲素勞謙君子口碑載路夙悟圓覺頓超迷方哀世
苦海廣施津梁膚寸所及青蓮生香起草雲司稱平
輦轂眉間白毫幽隱畢燭鵠庭甘灰棘林鮮哭維摩
善病累歲間居情懷魏闕握蘭而趨虞淵之日盍焉
懸車嗚呼傷哉公固安禪寂滅爲樂氣志罔申如脫
穢濁嶺頭隻履西歸有托汝亭絲蘿之感怙公惓惓

湖山載晤離索各天一觴莫展人琴杳然勒我楚夢
絮我醺醺一握生芻遙拜而束寒風淒其亂我心曲
嗚呼尚饗

祭丁夫人文

嗚呼母難其儀婦不易式惟夫人賢爰作世則慧質
幼朗莊嚴夙成當淑女速以長子行歸我令公儷茲
華匹籩豆有盈肅雍無失肥以順生德綠道執如客
如賓如君如臣敦睦廣惠節儉植程具丈夫識內外
克貞姑臧之菲可特而食驚壽春車借君子出鹿野

之山可作而息輟單父弦偕君子人偕出伊何佐公
以清偕入伊何課子以經於惟四珍酥酪醴乳齒以
投槌所覲繩武扶搖直上聯翩漸起成乃公權憲諸
孫矩尊等嚴儀政陳家臬禮誨動符法度靜立鍾郝
讓能師曹引拙一室之間春煦秋冽晚脫塵鞅皈心
一乘祇樹金盈貝編寶映用寄慈心實惟善聖我有
弱女叔實御輪藉君姑教敬戒克敦我有穉孫季實
許婚藉王母教嫵婉已聞芳徽如昨令則日新胡盛
其德而奪之庚嗚呼哀哉不朽者德不竭者澤醴泉

之源芬旨四出南端月皎午夜發沈輝滅復明光範
在人南州言歸家痛未已割痛陳奠爲夫人舉尚饗

祭楊師母陳孺人文

嗚呼扶輿鍾和朧則貞紀雙峰表峻明聖清綺誕生
哲人壺譽歛起爰產令族瑤崑蘭芷嶽嶽左伯爲時
柱砥貞不絕俗清和自理孺人秉德性情恒似蚤習
箴憲以及圖史妙簡名匹關西夫子同德相儷兩賢
媿嫩蕙蒞齊芳蘋蘩潔祀曾未幾時島夷肆虐室家
如燬蕭然筦鑰脫珥佐急頓忘貧落槐市如雲道崇

先覺先生揮塵清辯逸發到薦呂給食飲精鑿帷中
晏如壺內肅若逮事尊嫜虔脩牢醴晝嚴澗滌夕道
眠起劑嚴爲和式歌燕喜幸襄大事形神俱毀戚易
備至中外是倚婦德旣邵母儀孔閑誕育英彥鳳采
翩翩羽儀 王國令聞昭宣邑誦神明民歌縉衿入
憲中臺出貞百度咸稟庭訓聿爲敷布亦有長君捧
檄萬里爰及別駕行邁靡靡清白是遵後先繼美懿
碩如斯陶孟可擬胡不百年遽歌陟祀實發潛光埋
玉荒藟嗚呼哀哉里摧懿範邦頌淑媛况出門下能

不潛然汝亨蚤侍絳闈夙聞母教僮僮祁祁在宮在廟先生雙屈籜冠笑傲孺人攸空琴瑟靜好白晉相莊並躋耄耄同室並穴仙仙雲表顧瞻象服河山非邈載潔我俎載陳我殽玄酒在薦泣望素翽靈其來歆庶垂澄炤嗚呼哀哉尚饗

祭錢翁文

錢太史龍錫乃翁卒於金陵與焦弱侯諸公同祭

嗚呼人生寓內百歲爲期光陰倏忽行盡若馳所不朽者唯是秉彝古德先覺萬禩可師亶惟我翁實志於斯翁自蚤歲篤信良知廣詢密證博覽深思高談

妙解臭腐神奇沛然順達動諧時宜以此蒞民民歌
惠慈以此居鄉以頌坦夷以此訓子于奮龍池以此
授徒徒釋羣疑設端問難連篇累詞友朋質正不靳
鉗鏈務遵往轍毋墜芳規文成尚矣杳不可追明德
精詣瑩如琉璃舍茲兩哲胡以自治衛武睿聖淇澳
有詩老當益壯何憚遠咨竟來白下蕭寺棲遲躬造
講席玉屑霏霏縱橫論說四座解頤還期詰旦再會
羅祠詎重聚樂心曠神怡既同印可還復追惟爲語
其徒條理纒纒歸而就寢氣若不支急呼從者怪乎

自痿俄然僵化藥不及施卽此委順忘懷喜悲已謝
名利况遠姜姬澄然泰和容與皇義若茲好德五福
無虧人孰無歿歿慾最癡烈士歿名終屬名羈孰如
我翁爲學而疲志不可奪道不可離日星河岳所至
並麗語不朽者其在於茲某等晤言方適樽酒相糜
抵掌信宿寄興無涯忽驚聚散造物小兒賴有佳編
宛對蒼龜以俟後世知音者誰精光不泯語不我欺
翁當此際含笑而熙酌酒陳詞更進一卮尚饗

寓林集卷之二十